

遙遠的炮火

很遠了，那場戰爭，一九四五年結束的。我的生命還沒有開始，沒有悲劇的記憶，沒有，什麼都還沒有。

五月的紐約，春的氣息猶濃，枯乾的長春藤努力發出綠葉，企圖遮掩老態龍鍾的建築。從不同膚色的顏面上，快速交錯的步履中，體會不出戰爭。丟下三角錢，換得一疊厚厚的報紙——商業廣告的沈重壓著你，終於，戰爭的畫面出現了。一艘英國巡洋艦浮在冰冷的南大西洋面，中彈後受著熾熱的火浴。它的名字叫「羚羊」，獻祭於一個喚做「福克蘭」的小島前，為的是什麼？

鑽入「不立刻」街的电影院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餘波仍在盪漾，每一迴旋都觸及心頭那團難解的謎。「飄揚的軍旗下」，東寶影片公司出品，深作欣二導演，被譽為日本一九七〇年代最傑出的反戰片，還是第一次在紐約上演。

燈暗了。一九七一年，日本天皇照例在「全國戰歿者追悼會」中致詞、獻花。

鏡頭轉到一位中年婦女，她每年此時都坐在厚生省的戶政事務所內，壓抑著內心的苦怨，要求查明丈夫在南洋戰爭死亡的確切原因與時間。她接到的通知書上，只含糊地說她丈夫在戰爭結束後受軍法處決而死。如此不名譽的死因，使她與丈夫離家後才出生的女兒無法得到撫恤金，不能接受天皇的慰問，並受到鄰人的恥笑。她認為丈夫含冤莫白，靈魂難以安息。新換的戶政長官同情她的際遇，要她向幾個與她丈夫可能有過接觸的生還者探詢。一幕幕的戰爭回憶於是呈現——

戰爭雖然結束二十餘年了，但是導演成功地顯示出戰爭的夢魘以各種形式——逃避、遺忘、失落、嘲諷、欺騙、誇張、掩飾……纏繞著生還者，在他們的生命裏留下令人驚悸的刻痕。

婦人尋找的第一個人，住在東京市一片廢棄的垃圾場內。是的，他也像是一片廢鐵，自慚形穢，乏力而無用途。他說婦人的丈夫救了他，為他製造機會，幫助他逃走，而他自己想必是在後來的戰役中犧牲了。婦人要他作證，他則推說那只是他的猜測，沒有證據，而且他已失去了信心，不敢面對人羣。

第二位證人在戲班裏演丑角，演述有關戰爭的笑話。他說他已不記得任何戰友的臉了。美澳軍隊合攻新幾內亞叢林中的日軍，當時他們那部隊只剩三分之二

的人有武器裝備，在叢林裏艱苦求生。他回憶隊伍裏有一個人因偷當地人種的馬鈴薯而被處決，那人可能是婦人的丈夫。最後，在傷心、迷惘的婦人面前，一邊塗粉一邊對鏡苦笑：「我告訴你的也許只是我台詞的一部份，我真正的生命已經留在那裏了。」

接著訪問雙目失明，載著墨鏡的憲兵軍曹越智（Ochi）。他講述了一個恐怖的故事：有一個人受到軍法處決，因為他把戰友殺死，割下肉當作野豬肉與人交換食鹽等物品。他不知道那是不是婦人的丈夫，不過那人袋裏有一張照片，裏面有位婦女背著孩子。婦人踉蹌地告辭出來，跌倒在汽車旁，不能確定她的丈夫到底為何而死。在這同時，瞎子在屋內喃喃自語：「沒有人知道真相！」然後粗暴地將妻子推倒，猛烈地做起愛來。

原來是陸軍少尉的第四位受訪者，戰後在一間小學教書。他說他已經喪失了思考的能力。不過他記得，婦人的丈夫與其他幾位士兵是以反叛長官的罪名，未經審判而被處死刑。他們反叛的原因是那位隊長俘虜了一名美國兵，以殘忍血腥的手段把他殺死之後，自己喪失了理智，要加害同隊的士兵，婦人的丈夫和隊友為自衛就把他除去了。私自執行死刑的那位軍官，戰後沒有受到任何處分。教師說：「我有一天在橋邊遇見他，想把他推到河裏，可是我太懦弱，沒有勇氣那樣

做。我是一個做不了任何事的男人。」

婦人找到了那位軍官。他爲自己的行爲辯解：「我們戰敗了，但是爲了國家的榮譽，維持秩序是重要的，他們殺害長官應該處刑。我記得他們隊裏剩下五人，其中一個招供殺害長官的經過，只有三人被處刑。」長官說出了那個出賣隊友者的姓名，居然是住在垃圾場的拾荒老人！

老人痛苦地道出了實情：他們的隊長有一日瘋狂了，要他們毫無道理地攻擊。婦人的丈夫等人出言頂撞，遭到拳擊，並要置他們於死地。於是其中三人合力把隊長殺死，並相約到總部報到時謊稱隊長發狂自殺身亡。那時，「老人」在極度飢餓與瘧疾發作的虛弱狀況中倒在一旁未參與行兇。等另外四人離開後，餓火中燒，看見草草掩埋的隊長手臂露在外面，求生存的意念使他忘了一切，砍下手臂吃了，恢復氣力，也返回總部。長官不相信自殺的說法，迫他們招供，他爲了自救，出賣了隊友。

「剛回到東京我很習慣，大家生活都很苦……後來愈來愈繁華……那樣的境界不屬於我，便退居這片荒地……調查的時候我什麼都說了，就是沒講我吃了長官的肉……」

婦人想知道丈夫臨死時的情形。老人問：「瞎子越智難道沒有告訴你？他是

執行死刑的人。」

行刑前——

婦人的丈夫一把捏爛碗裏的香蕉：「我是日本人，受刑前一定要吃米飯。」越智爲三人煮了一些米飯，他們和淚吞下。海邊沙灘上，受刑人跪在那裏。婦人的丈夫問：「日本在那一個方向？」面向日本，三人抖顫地抱在一起。槍聲響時，聽到婦人丈夫高呼：「天皇——」

「他是想說天皇萬歲吧？」婦人問。

「不，那聲調更像是抗議。」老人回答。

走在人潮洶湧的街頭，婦人默默地對丈夫說：「我想你是得不到天皇的獻花了。就算是他向你獻花，你也不會安息。」

燈亮了。婦人悲愁的容顏、新幾內亞叢林中的屠殺、拾荒老人茫然無依的眼神……都鑄在我的心裏，沒有隱沒。許多反溯的鏡頭，導演採用凝定的畫面也是爲了加強這種效果吧！戰爭並沒有真正結束，它印在人們的心版上，塑模著思想行爲。

誰說戰爭遠去了呢？我們還活在它的陰影中。

我不禁想起陳映真筆下那位悲劇性的鄉村教師，日據末他充軍南洋，打那場

不知所以的戰爭。「人肉是鹹鹹的」，他也嚐過那樣的滋味。如果說日本人死得冤枉，那麼淪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島上的父兄，在南洋戰場上又是扮演著何等荒謬的角色？他們死傷得多麼不甘心！日本天皇的獻花對他們有何意義？還有像臺東山胞李光輝那樣的「逃兵」，在叢林裏過著最原始的生活，經數十年才被發現，重返文明世界。賠償金又能賠償什麼？

這真是一個文明的世界嗎？殺人的武器製作得更精良、殺傷力更強了。中東的戰火方興未艾。有誰聽見那些士兵臨死前最後的吶喊？抑或是無語問蒼天——？

（原載於71年7月7日中國時報「人間」副刊）